



推敲“自我”

小说在
18世纪的英国

黄 梅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推敲“自我”：
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

黄 梅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Our Academic Books
are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推敲“自我”:小说在 18 世纪的英国/黄梅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5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1836-5

I . 推… II . 黄… III . 小说史 - 英国 - 近代
IV . 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8142 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5

字 数 377 千字

印 数 0,001 - 6,000 册

定 价 25.80 元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贝恩和复辟时代的遗产	13
一 复辟时代的两种文学	14
二 “老”故事中的“新”角色	21
三 “贝恩的追随者”	34
第二章 笛福笔下的精神飘流	42
一 新世界的创业英雄	42
二 鲁滨孙的“在场”和“不在场”	51
三 罗克萨娜的“罪”与“罚”	62
四 笛福与对“人性”的推求	76
第三章 讽刺的机锋	90
一 “南海泡沫”	90

二	哈哈镜里看英国	99
三	审视语言和思想	105
四	“憎恶人类”？	112
第四章	《帕梅拉》风波	125
一	帕梅拉的双重人生设计	128
二	菲尔丁的反诘	144
三	《帕梅拉》与妇女问题	155
第五章	克拉丽莎的“战争”	164
一	哈娄家族同根相煎	166
二	拉夫雷斯的选择	178
三	“演示”死亡	196
四	追求的悲剧	205
第六章	从汤姆·琼斯到阿米丽亚	217
一	世相全景	217
二	“英雄”与“小人”	227
三	权威的声音	237
四	《阿米丽亚》和写作的“断裂”	248
第七章	《拉塞拉斯》和奥古斯都风格	268
一	“东方故事”中的人欲	270
二	文本内外的对话	275
三	文化大师，传世箴言	282

第八章 斯特恩和“情感主义德行的困境”	288
一 无法无天的叙述	288
二 “解构”，还是炫示？	296
三 多情的姿态	304
四 逢源一时的情感主义	311
第九章 “观者”的喜剧	326
一 且行且议	329
二 为什么是克林克	344
三 边缘处的女人	355
第十章 哥特小说的出现	365
一 华尔浦尔别树一帜	366
二 堕落的寓言	377
三 说不尽的哥特小说	383
第十一章 伊芙琳娜和她的姐妹们	391
一 “蓝袜子”作家群	391
二 伊芙琳娜的语调之辨	395
三 女人的爱与怕	405
四 艾米琳的抗争和“胜利”	413
五 小说与革命	421
余 语	433
参考年表(1688—1789)	441

主要参考书目	456
索引	467
后记	478
出版后记	480

Debating the Self: Novel in 18th – Century England

Contents

Preface

Chapter 1 Behn and the Heritage of the Restoration

Two Veins of Restoration Literature——“New” Characters in
“Old” Story——“The Followers of Mrs. Behn”

Chapter 2 Defoe: Lives as Spiritual Journeys

Hero of the New World——Robinson Crusoe’s Presence and
Absence——“Crime and Punishment” in *Roxana*——Defoe and the Debate on
Human Nature

Chapter 3 Swift’s Multi – Edged Satire

“South Sea Bubble”——England in Distorting Mirror
——Parodies as Cultural Critique——Is Swift “Misanthropic”?

Chapter 4 The Hullabaloo Raised by *Pamela*

Pamela of Double Self – Fashioning——Fielding’s Burlesque
——*Pamela* and the Women Problem

Chapter 5 The War of Clarissa

Strife within the Harlowes——Lovelace's Decision——A
Display of Death——Tragedy of Overreaching

Chapter 6 From *Tom Jones* to *Amelia*

Panorama of Social Life——“Hero” and “Villain”——The
Voice of Authority——*Amelia* and the Gap in Writing

Chapter 7 *Rasselas* and the Augustan Style

Human Desire in the “Oriental” Tale——Textual and Intertextual
Dialogue——Epigrams and the Neo - Classical Ideal

Chapter 8 *Sterne* and the Quandary of Sentimentalism

Unruly Text——Deconstruction or Showing - Off?——
Sentimental Gestures——Sensibility Short - Lived

Chapter 9 Comedy of the Spectators

Touring and Commenting——Why Humphry Clinker?
——*Women at the Periphery*

Chapter 10 The “Birth” of the Gothic Novel

Walpole's Antiquarian Fantasy——A Fable of Degeneration
——Flourishing Gothic Imagination

Chapter 11 *Evelina* and Her Sisters

Blue - Stocking Ladies——*Evelina*'s Various Tones——the “Fear” and “Love”
of the Women——*Emmeline*, Allies, Enemies——Novel and Revolution

Epilogue

Chronology (1688—1789)

Works Cited

Index

Afterword

绪 言

近二十年来,有不少中国学者把目光投向 18 世纪的英国。

18 世纪是中国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也是英国中产阶级新立宪政体巩固、商业社会初步定型和工业革命发端的时代。此后,这两个体制不同的国家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命运。中国迅速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而英国则“开始经济腾飞……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并率先闯入现代文明的大门,成为现代世界的开路先锋”^[1]以及“第一个工业化社会”。^[2]历史的对比发人深思。不仅如此,对于正在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那时的英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参照。18 世纪英国人的经验和教训也就随着“走向未来”和“强国之路”等大型丛书走进我们的视野,当时英国的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方式和哲学思想探索对社会发展的促进,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和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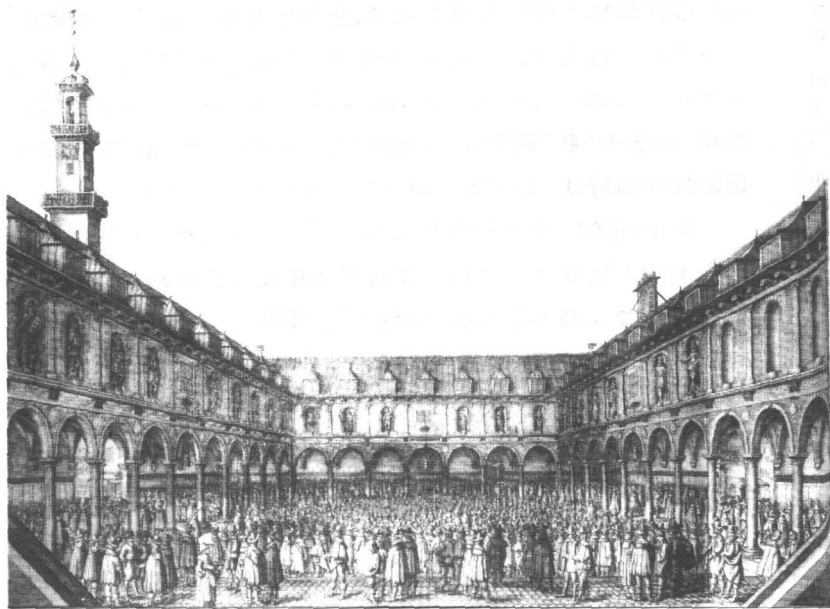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有关的讨论在相当大程度上忽略了那个时代的英国人亲身经历的诸多思想危机和痛切感受到的困惑,以及他们对这些活生生的问题所做出的反应和思考。而这些问题,如国内近期不时出现的关于“现代化的陷阱”、关于“诚信为本”、“道德建设”以及所谓“简单主义生活”的讨论所提示的,乃是今天面对“现代”生存的中国人所无法避免的。因此,笔

者力图在介绍并评议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同时，把小说在彼时彼地的“兴起”与“现代社会”的出现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注重探究那些作品的意识形态功用，也就是它们与由社会转型引发的思想和情感危机的内在关系。20 世纪末叶，由于诸多思想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英美乃至整个西方对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学术兴趣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爆炸”。^[3]本书与西方诸多研究 18 世纪文学文化的新论著有所不同，因为上述潜在的中国背景和中国关怀乃是笔者试图重读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出发点和指归。

在 18 世纪末长大成人的简·奥斯丁（1775—1817）敏锐地意识到了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她在《诺桑觉寺》（1818）一书第五章中就小说发了一段不短的议论。叙述人“我”先是责备某些批评家甚至小说家信口贬低小说，然后她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一种流毒更广的成见。她设想一位埋头读书的姑娘被人打断时会做何反应：

“小姐，你在读什么呢？”“哦，只不过是小说罢了，”那位年轻的女士答道，一边假装毫不介意地把手中的书放下，多少还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是塞西丽亚、卡米拉或比琳达*。”或者，简言之，不过是这样一些作品，它们展示了最有力量的思想、关于人性的最透彻的知识以及对人的复杂性的最精妙的描绘；它们用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传达最生动活泼、恣肆汪洋的机智和幽默。^[4]

* 分别为弗兰西斯·伯尼（1752—1840）和玛丽·埃奇沃思（1760—1849）小说中的女主人的名字。



皇家交易所 威·霍拉尔 (Wezel Hollar) 作于 1644 年

那时该交易所是商业新闻和国际新闻的重要源地。各类外贸商人都
在交易所院内设定了聚会点。二层楼上还有商店出售各种进口奢侈品。



伦敦景象(局部) 非斯海 (Visscher) 作于 1616 年

读小说读得忘乎所以却被人撞见，想像中的那位姑娘一时慌乱，窘态毕现。这表明，在一些绅士眼中（也即以曾经是主导的观点看来），小说以及小说阅读还有点低人一等，不大上得了台盘。然而，叙述者“我”随即毫不含糊地以一连好几个“最”字概括小说的性质和特征，又说明这种文学形式已经深入人心。

在18世纪，小说还没有成为“艺术”，还没有从相对混沌的社会生活中被放逐，因而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自我意识。当时的小说写作者大都不是职业“小说家”。笛福（1660—1731）在很长时间里是工商业主；理查逊（1689—1761）是印刷商；斯威夫特（1667—1745）和斯特恩（1713—1768）长期担任神职，菲尔丁（1707—1754）和麦肯齐（1745—1831）是法官；斯摩莱特（1721—1771）曾经做过船医；约翰逊博士（1709—1784）则很接近现代报人和学者；如此等等。或许是出产“巨人”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余泽，这些尚没有和主流社会实践疏离、躲进象牙塔的文化人几乎个个都是精力充沛的多面手。

在他们生活、写作的年代里，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化。身处变迁之中并面对种种疑惑和问题的公众自然对现实生活抱有很大的兴趣和深切的关怀。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一书中指出，在那个时期英国民众讨论甚至参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事务的公共领域得到空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绝后）的发展，文学即是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6]在这个文字构筑的“空间”里，作家写虚构故事的目的是复杂多样的。斯威夫特不会忘记政治斗争。笛福肯定想到了挣钱。指望藉此养家活口的夏洛特·史密斯（1748—1806）更是不会忘记经济效益。斯特恩与华尔浦尔（1717—1797）显然存自娱并与同好者共娱之心。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忽略正在身边进行的几乎和每个人都有切身关系的各种论争和探讨，也没有哪个会小看或否定文学教育公众的作

用。于是，“与社会生活密切结合”^[6]就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的特征。在这方面，小说与画家威廉·霍加思(1697—1764)那些风靡一时的雕版讽刺组画，如《娼妓之路》(1732)、《浪子之路》(1733)、《时髦婚姻》(1745)和《勤与懒》(1747)等等，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勤与懒》一组四幅画表现了两个学徒的人生——一个兢兢业业工作、娶了东家的女儿、继承作坊产业并最后当上了伦敦市长；而另一个懒惰贪杯，后来沦落为罪犯并最终被送上绞架——其惩恶扬善、匡正人心的用意跃然纸上。尽管艺术媒介不同，画家和小说家笔下的“叙事”都是对经验的表达，对世事的评述，对未来的构想，对信仰的探讨以及对读者的劝和诫。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说教意图，因为教导公众是他们的职责。^[7]对那时的英国文化人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文化人来说，以虚构文学思考、应对当代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乃至介入政治时事是从文的正路。斯威夫特、菲尔丁、斯摩莱特写起讽刺文来劲头十足，理查逊和约翰逊承担道德说教的重任也毫不扭捏。

正因如此，对于年青的奥斯丁们来说，“塞西丽亚、卡米拉或比琳达”才绝对不能轻描淡写地用“只不过”一言以蔽之。她们是曾与她朝夕相伴的生动形象，与她的成长和生命血肉交融。这些虚构人物及其人生轨迹，是她获得有关人生、社会、道德和哲学的知识的主要来源，也是她在文学“行当”里临摹学艺的范本。因此，她深切地领会到，小说是不亚于诗歌体裁的艺术，它需要“最恰当的语言”，需要无与伦比的“机智和幽默”，并且比其他文类更能给读者带来广泛而真挚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小说传达“最有力量的思想”和“关于人性的最透彻的知识”。它是阐发观点、传播知识的有效工具；是批判、争论、对话的“场所”；也是读者深化思想、扩展识见、培育性格的途径。

在 18 世纪里，古老的叙事文学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散文

“小说”。这是伊安·瓦特在《小说的兴起》(1957)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该书是我们在讨论英国18世纪小说时几乎无法回避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专著。尽管笔者并不把瓦特的(至今引起很多争论的)“兴起”论看作有关“起点”的权威见解,无意割断笛福和他以前的虚构文学的关系,也不否认笛福以前的某些作品大致可以被视为具有现代因子的“小说”,但是却赞同瓦特的下述观点: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等人的作品确实最早并最典型地代表了现代小说的主要问题意识和艺术特征——即对现代“个人”的关注,以及有意识地采用“形式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当然,如另一位探讨“起源”的学者麦基恩所说,“写实”追求也表达了一种问题意识,即有关“真相”的问题意识。他认为“真相”问题(与新型“个人”相关的)“德行”问题“深刻地相关相似,促生了丰富的成果,这是小说得以生成发展的基础。”^[8]

瓦特把小说的兴起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兴起——他论及的其他两个重要因素是中产阶级地位上升和广泛读者群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认为小说表达了“特定个人在特定时间、地点的特有经验”。^[9]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与“人”相关,然而有关“个人”的观念却并非亘古即有的老话题,而是变化了的历史境遇中出现的新思想。17世纪以前,西方通行的世界观认为,神设的“众生序列”(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把所有人的存在按一定等级秩序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和角色是固定的,充任某一角色的具体的人——如一个士兵和另一个士兵,一个妻子和另一个妻子——则是可以互换的。重要的是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社会角色而非具体的个人。16、17世纪以降,工商业和海外殖民事业的快速发展,城市扩张和传统农业破产等等一系列变化,使旧有的阶级、家族和行业关系等等纷纷松动甚至解体。人们不再生来从属于某个相对固定的社会群体或担当稳定的社会角色,相反,他们似乎成了漂浮的孤独个体,有可能或是